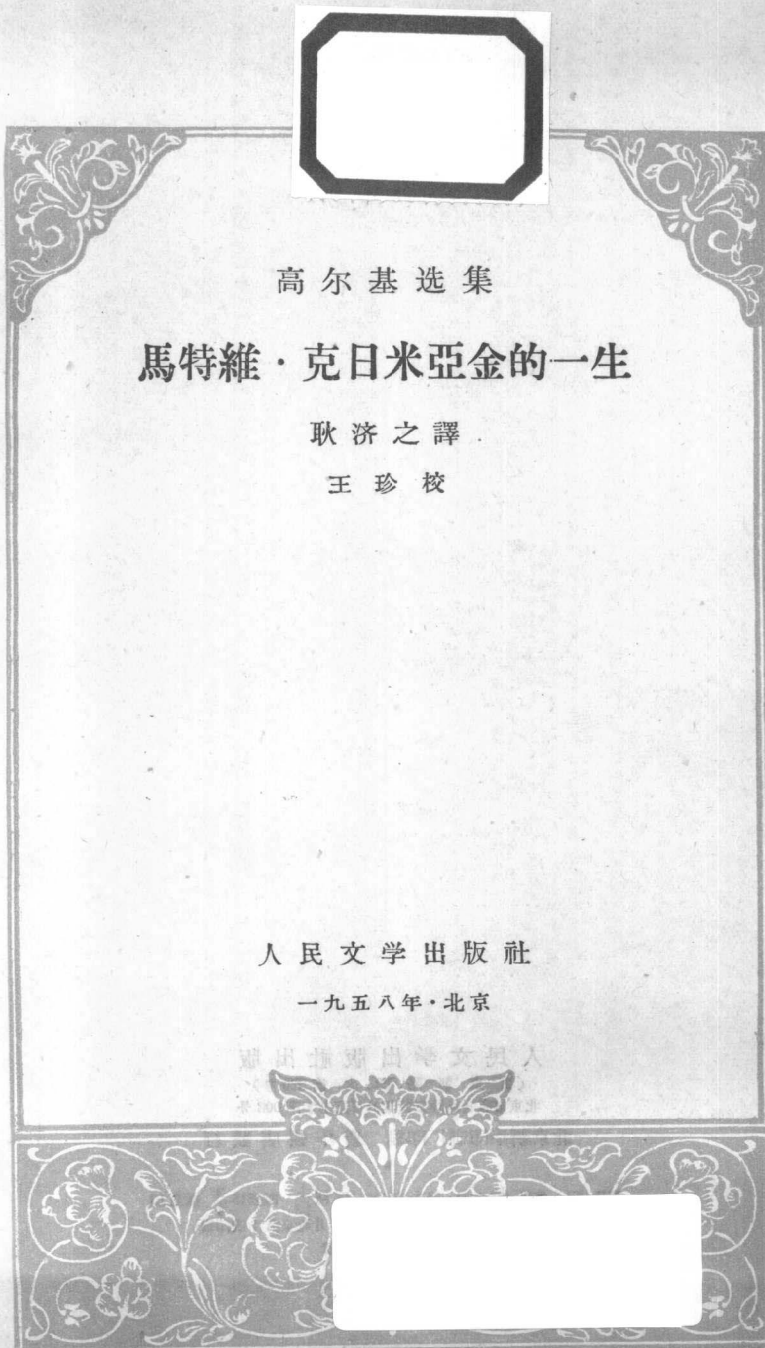




# 高尔基选集

馬特維·克日米亞金的一生



高尔基选集

馬特維·克日米亞金的一生

耿濟之譯

王珍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文学出版社



## 第一部

馬特維·薩維里耶夫·克日米亞金由于年老不断失眠，每天夜里都坐在床上回忆自己一生，用粗大的行書字体，很清晰地将自己的回忆录写在一个厚本子上，这个本子的标题是：

“几点出于肺腑的意见以及奥古洛夫鎮的一些生活片断。  
本城居民無名氏根据他人传述与自己观察所記。”

下面又用較小的字体附加一句：

供人誠心地閱讀，了解俄国县城的悲惨生活。

那个本子放在他面前的斜面小几上；小几摆在被子上面，几只脚成弧形，好像木馬的腿一样。小几右側挂着用銅鏈系住的墨水瓶；它搖晃着，向被子上投射一个小小的黑影，仿佛一只老鼠。床头的高木架上点着一盞油灯，均匀的光綫很柔和地照射着老人背后的枕头、他那黄色的秃头頂和从一窄圈白髮中間透露出来的大耳朵。当老人抬头时，本子上就落下一塊黑圓点，他用一只浮腫的肥手掌去撫摸它，傾听疲劳的心房的不均匀的跳动，眯起眼睛觀看床脚壁爐的白磁砖和像整面牆那样寬的一个大書櫥，櫥里塞滿了黑色的書。

老人凝注往事的目光，在这間昏暗的大屋子中悠然地徜徉，他

几乎看不出那些早已熟悉的家什的模糊輪廓了。家什为数不多，全很笨重，在地板上就好像扎了根一样。这间屋子空洞洞的，从陰森里透出一股寒凉。

書櫥旁边是門，在門和前面那堵牆之間放着另一只書櫥，櫥里也塞滿了書。两个窗戶用护窗板紧閉着，在两窗中間的墙上挂着一面旧式的、橢圓形的、鑲着金花框子的鏡子，鏡子下面放着一只沙發，沙發前面摆着一张弯腿桌子，桌子上有一本皮面的旧聖經，它的銀扣閃閃發光。桌旁橫七豎八地放着一些用帆布套罩住的軟椅，地板上鋪着灰色的厚毡。在床后迎門的角落里，放着一个三層的神龕，龕里面供着几个聖像。銀鏈吊着的水晶神灯陰郁地燃燒着，不时發出爆裂的声音，它照耀着上面一層的耶穌，聖母和施洗者約翰，中間一層的奇迹創造者尼古拉，聖母瑪哭和华西里·布拉仁內，下面一列聖像的基里尔和梅福基，安东尼和費奧多西和莫斯科奇迹創造者彼得，阿历克賽，約恩等等的和藹面容。

床头墙上挂着一张六寸双人照片，鑲在松果作的框子里。照片上面有一个少妇，她的膝头抱着一个卷髮的嬰孩。这两个人像在那里浮动着，好像流水里映出的影子。

馬特維·克日米亞金目不轉睛地对像片看了半天，然后，一边画十字，一边小声叨咕着：

“仁慈的主呀！願你延长我的寿命，以便完成我的爱情和良心的事業！”

他說完以后，就小心翼翼地吧鋼筆伸到墨水瓶里一蘸，恭順地低下头，不慌不忙地，在本子上写着很清晰的字：

“在結束我如是可怜和可耻的一生的回忆录时，我要悲哀地述說，我不止一次感觉到：似乎有某种力量，很柔和地，几乎令人感觉不到地，把我推到另一条我所不知道的、但是我看

来、要比我现在走到死亡的道路好得无可比拟的道路。我由于精神和肉体的懒惰，一直走着现在的道路，因为大家都这样走着。我这个懒惰的奴隶，竟没有及时了解生活的教训和热爱的努力，并且加以抵抗，而等到这种善良的力量终于不知不觉地支配我的时候，——为时已经晚了。当我稍稍嚐到一点甜蜜的时候，你看，我却要死去了。”

屋內的寂靜好像地氈一樣厚，色調也是灰的。隱約可以聽到小心謹慎的城市夜生活的含混聲音。這些聲音非常輕微，既不能冲破室內無邊的寂靜，也沒有打斷老人沉湎往事的思路。

他感到自己孤立在一座高山山麓的空地裡；他是從烏雲籠罩的山巔，無聲無息地，糊里糊塗地滾到這裡來的。現在這段路程整個展示在他的面前，他在頭腦裡已經走了幾十遍。

他七歲的時候，他的母親突然從家裡不見了；她沒有死，只是在一天夜里偷偷地走到什麼地方去了。在男孩的記憶裡留下她那纖細身材的模糊輪廓，深灰色眼睛的怯生生的光輝，一雙黝黑小手的急促動作——她永遠把這雙手很畏縮地隱藏起來。她沒有任何一句話留在兒子的記憶裡。

父親是個身材高大而肥胖的人，有一把紅色的、圓形的、像瑪克西姆·格列克畫像中那樣的大鬍子和一個紅鼻子。他那灰色的眼睛露出粗暴和訕笑的神情，肥厚的下唇搭拉着，表現嫌惡的樣子。他走動時很吃力，大聲喘氣，時常用可怕的、嘶啞的聲音向廚娘和工人們吼叫。馬特維有很長時期懼怕父親，但是有一天，不知怎麼地，忽然一下子喜歡他了。

那是復活節的第二天；最後的春雪融化了不久，從陽光晒熱的大地上升起濃厚的、溫暖的、馥郁的水蒸氣；向陽的地方出現了一片片可愛的、春天的青草，像花邊一樣透明。

馬特維穿着粉紅色的粗綢衬衫，跟着父亲在院內走来走去，欣賞太陽在新皮靴筒的漆面上反射出来的光輝。

“怎么样，穆路戈依？”父亲蹲在狗窩前面說。“怎么样，小狗，你悶不悶？悶么？”

鎖鏈当啷一声响，穆路戈依从狗窩的圓洞口冲了出来。父亲叫喊着，搖摆着一只手，一滴滴热呼呼的大血球落到兒子的脸上。

人們跑来了，引起一陣忙乱和喧嘩。生着两道黑眉的胖厨娘佛拉西也夫娜用毛巾包扎父亲的手。父亲則跺脚大罵，叫人取槍来。狗把鎖鏈弄得嘩啦啦地响，它疯狂地奔来奔去，噴着唾沫，發出苦悶的、可怕的吼声。

大麻脸的看院人索宗特取了槍来。父亲跪在地上，把槍筒随着狗的跳動轉了好久，瞄准它那紅色的、湿潤的嘴，黃色的牙。索宗特以瘡哑的声音嘮叨着：

“別打死它吧……”

槍声砰地一声响了。父亲被一陣藍烟所籠罩，搖晃一下，坐了下去。渾身斑紋的、毛茸茸的狗仰起前腿，拉直鎖鏈，号叫一声，瘧變地用前脚掌擦拭流血的嘴臉，然后向旁边一歪，牙齒碰得咯咯地响。父亲用皮靴蹬了一下狗的嘴臉，对索宗特說：

“打中了眼睛……”

佛拉西也夫娜遞过一勺水来，哭声哭气地說：

“薩維爾·伊凡內奇，你洗洗手吧！”

“也應該用这枝討厭的槍打死你，”父亲一边揮动着那只沒有受伤的手，一边嚷叫着。“我早就說过，不要喂它肉吃！索宗特，你去請医生来！”

他解开手上的紅毛巾。馬特維由于恐怖和好奇楞住了。他从佛拉西也夫娜的手里接过水勺，随后就把它扔掉了，水洒到自己的

靴子里，因为他看见紅色的、柔軟火苗从狗窩洞口冲出来，好像極力要扑到父亲脚。但是，父亲立刻抓住狗窩，把它推倒，开始抖出燃燒着的干草。他的脚下閃爍着黃色的火花。这些火花还在狗的嘴臉旁边燃燒着，在它的兩側閃着亮光。父亲周身冒着灰烟，他的鼻子哼着，嘴里罵着，脑袋晃来晃去。

男孩聞到燒焦干草和燒焦狗毛的刺鼻氣味，覺得頭暈起來。他坐在階梯上，幾乎要哭出來。他心驚膽戰地等候父親開口。父親一面盯着他，一面把受傷的手放在沒有受傷的那只手的手掌上掂量着。

他忽然走過來，并排坐下，很和藹地問：

“吓了一跳吧，小伙子？”

“吓了一跳。”

“唔，不要紧！我也吓了一跳……”

馬特維对父亲斜看一眼，他不相信父亲的話，心里感到很奇怪：像这样一个巨大而威严的人，怎么会如此随便地、不害羞地说自己害怕呢。

“我觉得可怜，”他想了想，說。

“可怜狗么？”

“可怜你。”

“我——我？”父亲很奇怪地拉长声音說。

“火突然扑到你的身上。突然燃燒起来！火——它是从哪儿来的？”

“从彈塞發出來的。你知道，打槍時要往槍里塞一團大麻么？”

馬特維緊靠着父亲的肩膀，向他那變了色的臉和朦朧的眼睛看了一眼。

“手痛得厉害么？”

父亲很可笑地噘着下唇，斜眼看了手一下，然后用一种奇妙的声音回答说：

“不要紧。因为是左手。”

在这天以前，男孩几乎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暢談过。现在他蓦地产生一种願望，要向紅头髮的巨人打听許多事情。同时他觉得，父亲对起火的原因解释得不对，——講得太简单啦！

“爸爸，狗有灵魂么？”

“它要灵魂做什么！”父亲說。

沉默了一会之后，男孩又輕輕拉长声音說：

“它突——突然向你身上扑来，那火！”

父亲把一只沉重的、毛茸茸的手放到他的头上，用非常和藹的口气說：

“狗很可怜！它活了九年。但是，它咬了我还算不錯。假使它忽然咬了你，那可怎么好！唉，天呀，真险！”

他的脸發了紅，紅色的眉毛很严肃地凝聚到一起，垂到眼睛上面。但是，这并没有使馬特維害怕，他更加靠近父亲，感到父亲身体的温暖。

一个矮小的、滾圓的人跑进院子。那个人喜气洋洋，身上穿着可笑的方格外套和散腿褲子。父亲陪他走进正房，說：

“你別进来，莫卡<sup>①</sup>，你用不着看血……”

男孩留在台阶上，想起他除了怕父亲外，心里还有一件难过的事情。

在母亲失踪以后不久，父亲把一个和藹的乡下老太婆瑪卡里

---

<sup>①</sup> 馬特維的小名。——譯者注。



也夫娜收留在家里。她生着一双灵巧而柔和的手。她用很好听的声音向男孩講述一些可愛而又可怕的童話，她講上帝在天上怎樣生活的长篇故事時，講得特別好：

上帝威嚴地坐在金色的寶座上，  
一群天使，光明的安琪兒們伴侍在側，  
他們日夜唱歌，為永恆的上帝祝頌，  
在懇請天主給罪徒們贖罪的時候，  
羞愧得不敢正視神的威嚴的眼睛……

當她唱這支歌的時候，她的烏黑的、善良的小眼睛閃爍着細碎的，像神像緣飾上的珍珠一樣的眼淚。

但是，過了三個月之後，佛拉西也夫娜揭發她偷了一些錢。父親、索宗特和厨娘把她按到廚房中間的長凳上，用手巾把她的小手綁在長凳底下。佛拉西也夫娜一面笑，一面抓住她的腳。索宗特扭過臉去，默默地，陰郁地用細柳條鞭子抽打像肉凍一般顫抖的身體。

瑪卡里也夫娜喃喃地說，好像被水噙住了似的：

“天哪，饒了我吧！我在上帝面前沒有罪，我沒有錯處……嗚！嗚……”

“打吧，索宗特！”父親喊，他站在火爐旁邊，緊緊抓住馬特維的手。

佛拉西也夫娜對看院人使了一下眼色，說：

“你瞧，還害臊呢！把臉扭過去啦，啊啲！”

馬特維想求父親不要打老太婆，但是不敢，只好嗚嗚地哭起來了。

“夠了！”克日米亞金嚴厲地喊。

那天晚上，佛拉西也夫娜坐在男孩的床邊。他這回所聽到的不是寧靜的童話，而是一大頓帶些甜味的教訓。

“應該做聰明的孩子，可憐你爸爸，听他的話，但是你總躲在角落裏，怕見他，——這是什麼意思？”

以後，肥胖的農婦謝克萊帖亞出現了。她有一張光滑的臉，嘴唇上面長着深黑的小鬍子。左頰上生有一顆小痣。她的嘴長得很大，露出昏昏欲睡的樣子。她不會講童話，只知道歌曲，說得很快，枯燥無味，像喜鵲叫一樣。父親遇見她時，擠眉弄眼，用手掌拍她的寬闊的背部，管她叫擲彈兵。男孩不止一次看見他把她推在一個角落里，揉她，掐她。她低聲叫着，好像發酵的面團。

佛拉西也夫娜哭着，威吓着：

“我要走！異教徒……。”

然而走的是謝克萊帖亞。

在打發她走的那天，馬特維躺在牀上，隔着薄薄的板壁，聽見父親在自己屋內說話：

“喂，你為什麼又喊又哭呢，你这胖傻瓜？”

“你是我親愛的，我的心上人兒，”佛拉西也夫娜甜蜜地說。

“你不要纏我。你以為我對隨便什麼女人都一樣麼？我關心的不是自己……”

“我還能侍候莫卡么？……”

“他需要一個母親……”

男孩把頭鑽到被子里，輕輕地哭了。

現在他想忘掉揍那個和藹的老太婆的事情，但是，父親和佛拉西也夫娜的談話很簡捷了當地說明了一切不愉快和齷齪的事情：

“他這是——為了我……”

父親從窗內窺望，喊道：

“莫卡，你来喝茶！”

他們喝茶、伏特卡和各种顏色的蜜酒，吃蛋糕、干酪、雞蛋。晚上还有六弦琴，一个快乐的医生，很兴奋地表演“脫萊伯克”舞，佛拉西也夫娜跳舞时使椅子都跳动起来，父亲大大地揮动那只沒有受伤的手，一面打口嘸，一面喊叫：

“来吧，鬼婆！莫卡，——你到这里来！你可喜欢么？我的可爱的小宝贝，我的好兒子！你不要煩悶呀！”

他給兒子一小杯很浓的蜜酒，一面踩着沉重的脚，搖晃那生着火焰般紅髮的脑袋，对着他的脸，用極可笑的小嗓唱着：

在野地里，草原上

放着用桦皮囊盛着的啤酒，

它是醉人的——

比一切的酒更強烈……

馬特維不知为什么可怜起父亲来；他觉得他立刻会把歌曲中断，开始痛哭。

“馬尔可夫，加油呵！喂！你呀！快点轉！”父亲指揮着。

矮小的医生完全形成一个圓球，把六弦琴压在肚子上，他那光禿的、布满汗球的头垂到六弦琴上面；他的手指輕快而激烈地拨弄琴弦，在琴上面迅速地移动。他用柔和的中音，带着信心說：

神甫会死，

兵士也会死，

不死的只有

死神不收留的人！

“啊唷！”佛拉西也夫娜尖声叫着，手在头上拚命地搖晃。

“馬尔可夫！”父亲吼叫着。“你瞧！这不像野兽么？”

“丘陵呀！高山呀！”医生回答說。拨出快乐的弦音。馬特維

望着医生，看不出他的膝盖究竟在哪里。

高身材的、威严的普士卡里忽然出现了，他紧皱着剃光的黑脸，用嘶哑的声音问：

“为什么打死穆路戈依，恶鬼？”

父亲举起那只捆扎着的手，摇晃着。

“看见没有？一节小手指头全弄掉了！马尔可夫用剪刀剪下去的。你坐下，兵老爷！”

“将来还会把你的脑袋剪掉的，你等着吧！”兵士警告说，冷笑了一声，抓住马特维的手。

“睡觉去！”

几天以后，一个星期日，父亲从教堂里回来，在屋内走来走去，等着吃馅饼，一面唱着：

从我的青年时代起，  
情欲和我交战，  
但自己保护我，  
救我，我的救主！

普士卡里的灰色的头，从院中带花纹的天竺葵叶子里伸进窗来。他喊叫道：

“又在冒渎上帝么，萨维尔？又说‘但自己’么？”

“滚开！”父亲说，他没有站住。

“我说，——求主保护我！是求主，不是自己！”

父亲走到窗前，用拳头捶自己的胸脯，郑重地说：

“自己！你明白么，老鬼？不是我，而是上帝！但是自己……”

胜利的吼声冲进窗内。

“哈哈！你弄糊塗了，异教徒！我不是我，自己不是自己……”

“去你的！”

“不許你冒犯救主！”

“嘿！嘿！”薩維里·克日米亞金大声吼叫，两手抓起花盆，往普士卡里的头上扔去。

这事来得奇突，使孩子發笑。他一面笑，一面跑到窗前，但立刻又跳回来，他楞住了：父亲的脸显得浮肿，發黑，像盲人似的模糊的眼睛，連睜也不睜，向一个点上看望；他用右手搔胸，尖声叫着：

“主呀！耶穌……耶穌……”

馬特維从屋內跳出来。兵士弯下頸子，拖着长腿，搖搖晃晃地在院子里走着，他把一只手伸向前面，另一只手摸那撒滿泥土的脑袋，从手指上弹去浓厚的、殷紅的烂泥。

馬特維奔到倉庫里去，鑽进銀灰色的麻堆，不由得想起瑪卡里也夫娜所講的可怕的童話；因为在那些童話里，也是突如其来地出現可怕的事情。但是在童話里，善良的巫婆总是会搭救落难的小孩，而在这里，在現實的境界內，——只有佛拉西也夫娜，她身上永远發出令人气悶的焦油味。

院內传出父亲的声音。

“我要把你們这些魔鬼拉到倉庫里，关上門，放一把火！你們会惹得我这样作的！馬特維！莫卡！”

男孩吓得一抖索，他从麻堆里鑽出来，站在倉庫門前，全身沾滿灰白的麻屑。父亲默默地把他領到花园內，坐在苹果树底下的草台上，把兒子夹在膝間，不高兴地说：

“你怕什么？害怕是有害的。你尽害怕躲藏，将来可怎么生活呀？你沒有看見小兵喝醉了么？”

“你把他的脑袋砸坏了！”男孩輕声地提醒他。

“那有什么要紧！他当兵的时候，挨的打还不止这样呐。”

他講了半天軍營內如何挨打兵士。馬特維把臉頰偎在他的胸前，聽見胸內有什么东西嘶叫着，心想那是刚才父亲脸上發作出来的那个黑暗的、可怕的力量在里面喘着气，消沉下去。

“你不要怕他！”紅頭髮的人說。“他只是为了煩悶才鬧鬧脾氣。他本來是好人。人們总是喜欢打架的，——你不必害怕。打兩下，以后仍会和好的。”

他很溫和地說着，但是說得并不暢快，而且顯然帶着難以措辭的樣子。他時常把話停住，望着萬里無雲的天空，打着哈欠，嚥着厚嘴唇作響。

樹木貪婪地吸收着陽光，無數新葉像一顆顆黃色的小星一樣。嫩芽綻開，發出輕微的声响。蜜蜂嗡嗡地飛來飛去。整個園子瀰漫着果汁一般的气味。幼小的生命正在欣欣向榮。

“你想睡覺么？”馬特維憂郁地問。

“不，我是由于煩悶才打哈欠。过节的时候总是很煩悶。”

“你平常的日子也常說很煩悶。”

“就是在平常的日子也不十分快乐！”克日米亞金用膝蓋把兒子緊緊夾住，精神仿佛振作了一些。“以前倒快乐些。并不一帆風順，但是快乐一些。等什么时候我給你講点真实的事情，来代替乡下女人的童話。你已經大了，你應該知道你父亲是怎样生活的……”

“你現在就講吧！”馬特維撒着嬌請求說。

“現在也可以！”父亲想了一想，說。“譬如說，我和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祖父，在河船上面拉繆，当繆夫，我們一共有二十七个人，你祖父当头目。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农夫，人很严厉，有些脾气……”

薩維里·克日米亞金眯着眼睛，喉嚨里咕嚕了一下，帶着懷疑的神情望着淡綠色樹枝交叉的密網。

“莫卡，這些事情太大，在你的小腦筋里攔不下！”他說着，懷疑地打量着兒子。“咱們等以後再談吧……”

“不，爸爸，你現在就講吧！”男孩堅持着，用手捋開父親的鬍子。

“痒么？”薩維里笑着問。“我一想起往事的時候，也會發痒。”

他想了一下之後，從容不迫地講起來了：

“唔，我們原是科斯特羅馬人，住在魏脫羅格，在奧士馬和尼士馬兩條河中間；那是個荒僻的地方，全是樹林，也是一個很舒適的、适于人和一切野獸居住的地方。奧士馬和尼士馬河里有鱸魚和肥碩的鰻魚，——我常去捕捉，簡直多得無數！最著名的鱸魚出在柯托洛司里河，在大羅斯托夫城附近，孩子，那個城才好呢！大教堂里的鐘聲特別响亮，要塞是攻不破的，無論是韃靼人，波蘭人，甚至波拿巴<sup>①</sup>自己，都不能攻破它！波拿巴是個勇敢的皇上，很聰明，把莫斯科和整個俄羅斯全占領了。當時他繞着羅斯托夫要塞走了一圈，搔了搔鼻梁，對自己的將軍們說：‘不行，為我效忠的騎士們，趕快離開！這個城我們也攻不下來！’其實，這是他在騙他們。你瞧，原來是這麼回事：夜里，當他騎着馬，獨自圍着要塞走的時候，羅斯托夫的僧侶始終不斷地敲衛城里的鐘。那些鐘是用銀子鑄成的，而銀子是許多年來從乞丐手里換來的。人們給乞丐一個銀幣，羅斯托夫城就用銅幣把它換下來。自然，乞丐是受騙了，但是鐘並沒有因為這個騙局受損，也許聲音更加响亮了。就是這種鐘聲打動了波拿巴的良心。他當時想：‘我把一切都取到了，但是對我有

---

① 即拿破侖。——譯者注。

什么用呢？我没有孩子。’他的孩子们那时候全死光了。于是罗斯托夫竟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唔，现在再来讲鱈魚：鱈魚，我的宝贝，它是一种贪婪而且狡猾的魚，必须懂得捉捕它的方法。我和父亲有一次到奥士馬河上捕鱈魚。我们从树林里走，天色很黑，——忽然鮑洛金諾村的老爷迎面走来，带着猎槍和猎囊。父亲，——就是你的祖父，对我小声說：你鑽进树丛里去！于是我就鑽进去，躲藏起来……”

克日米亞金喉嚨里發着咯咯聲，沉默下去了，他又憂郁地環顧一下整個花園，望了望修道院教堂的圓頂。男孩用手指輕搔父親濃密的鬍子，急不可耐地用胳膊肘推他的胸脯。

“您倒說下去呀……”

“唔，”父親輕聲地、沉思地接着說下去，“于是……后来，你祖父就跑到雷勃內去做繆夫……”

“但是那个老爷呢？”馬特維問。

“老爷么，——他是这样的，”克日米亞金望着天空，很不乐意地回答說，“那时候，孩子，老爷想怎样就怎样；人們做他的奴隶，沒有任何自由。大家怕这般的老爷，比怕魔鬼或池沼里的妖精还厉害。我的妹妹——也就是你的姑姑……”

紅髮的巨人嘆了一口气，好像抱怨似地說：

“又是这样……我刚刚想起有关人生的一些事情，又完全不能講給小孩子听！全不相宜……你去吧，你到大門口坐一下，——讓我打一个盹，想一想……”

他把膝盖放松了，輕輕地，爱撫地把兒子推到一边。

看院人坐在大門口的一条板凳上。他穿着大紅布衬衫，藍褲子，光着脚。他和平常一样呆呆地坐着，他那寬闊的背和后腦勺就好像冻到院牆上似的，他把手插在腰帶里。他那张呆板的麻臉一



动也不动。他徐緩地，深深地呼吸着，好像在喝酒似的。他的眼睛半睜半閉，好像醉后一般，它們直勾勾地觀看着。

他对于馬特維的所有一切問題，都一成不變地回答說：

“我不知道。誰知道呢？誰也不知道这个……”

但是，他有时像完全喝醉了似的，开始用压低的声音，喃喃地說出一些不易了解的話語：

“現在應該走上道路了。霍霍尔人管道路叫做‘游街’。人們来回游蕩着。假使总一直向前走，一年功夫会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不知道。五年呢？更不知道啦。誰也不知道一点兒。而大家老是坐着。”

他挺一下身子，对自己的脚打量了好半天，好像不明白这双脚对他有什么用处。然后，从他的嘴里又一个接一个地吐出沉悶的、呆板的字句来：

“在普斯科夫，有一个人对我說——他說，我走完了六千俄里路。我說，那么，怎样呢？他說，没有什么。我說，看起来，大地是没有边的啦？他說，我不知道。后来，他把我的衬衫偷走了。”

他又沉默了，在想像中走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他突然推了馬特維一下，說：

“假使走到海边，走到看不見岸的最辽闊的大海边。里海是有岸的。这是吉尔吉斯人告訴我的。他們繞着里海的周围走。吉尔吉斯人大半是巫师……”

这个人永远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苦悶。全家的人都不喜欢他，罵他是懶汉，管他叫做疯子。馬特維也不喜欢他。和他在一起，永远觉得很沉悶。有时觉得可怕。他那些沒头沒脑的話有时在兒童心灵里引起一种孤僻的情感，这种情感驅使着男孩長時間跑到一个角落，在那里孤伶伶地一連坐上几小时，憂郁地望着院子和房屋。